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四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
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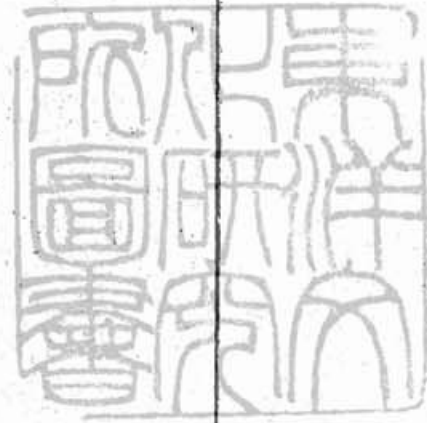
竹石賦



李空同全集

十二





高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碑文九首

東山書院重建碑

鍾陵書院碑

宗儒祠碑

六合亭碑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釣臺亭碑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盱江書院碑

曲江祠亭碑

碑文九首

山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

忠定汝愚其弟汝觀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
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
存忠定之以讒死也朱子實即其堂注離騷經云宋
云書院爲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
謝公有記迄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
崑山沈時又取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
兵屯餘干而其堂為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
履書院址懷顧會江西右布政使溫江任公以兵留
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
兵陣無勇者親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
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徙中峰中峰妥而結有龍池焉

炎曠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冠丈中峰地東西得
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南向以祠而堂之
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廡號房以處講
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右叅政董公金五
十臬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院成而議
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蓋書院
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群居則雜雜則志亂志亂
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也
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
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
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人焉

朱子

以為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
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
曰朴聞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
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弟汝靚西
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无裕位次汝靚饒
雙峰魯次建胡敬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
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
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平
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
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
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

忠定

曹無妄

魯中行

強恕

雙峰

敬齋

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於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
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
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彌成新政其功可謂偉矣
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死悲夫曹
無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無妄因稱無妄先
生柴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為本嘗作春秋尚書論
語解及繫辭中庸本學說與評宋名臣傳而雙峰魯
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
五經講義論語盡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本極三圖
庸學十二圖張氏而銘圖近思錄饒氏遺書等書吳
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已敬齋之學動靜表

裏一主於敬所著有居業錄多發先人所未發然甘
貧力耕孝母耻言仕進云夫士尚有千古負笈而游
四方者以道從也今有朱子以爲之歸而鄉之諸以
道鳴者又煥然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
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
殊也然彼卒不足以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母曰教
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
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
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
也任公名漢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董公名朴
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右叅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
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
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
且近市寺爲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
陳生以告予予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
爲書院云教諭董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
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爲縣書院稱
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予曰
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
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

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陳生求記予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廩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惰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絕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茲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

宗儒祠碑

射者在庭揚解以命耜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通公傳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周朱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賓客主于別室及副使邵公爲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榦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燾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楨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

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宗如典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者是以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爲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爲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之主尊之以爲之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鼎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

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爲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闕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爲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

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爲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迴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峭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颺亭非石爲柱易摧也會報有石柱六臥於田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成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近至性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

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爲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知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知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大者焉耳亭在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

年子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蓋知府革亡踰年矣革
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子不欲泯其功故及
其為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斂才視化
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
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
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
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核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
者核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
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

為養蒙斂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養其才
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
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斂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
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
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
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
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
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
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 高皇帝嘗茲焉憂
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
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 高帝之憂之嗟也

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學官也必茲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爲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爲學毀失亦盡矣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爲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彝曰物望

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余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于知縣臬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

之爲經營一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
其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季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查石灘茂林
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颭颭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
履石而上別辭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
如仰而睇之劉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
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
以釣喻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
學猶釣也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

言說

季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斂志沾沾而聽惺惺而視期取必獲蓋飢需之舖
而渴俟之醑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
衆皆感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罾明
月爲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
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鼈暮饌修鯨則汝
願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
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
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驚遠
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彝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夫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為崑崙，文絲為貫，寸鈎為月，溪壑為四海，鯁鮎為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為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勅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撫蹟考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勃焉。若有興

乃猶懼遺棄之，於是以前提學江西者姓名雜徂刻之碑，立諸分司廳左。迺予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明受命，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之提調之官。諸監察巡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鮮而姦滋，乃始設提學官，巡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貞也，則官之按察之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勅，謂弗專也，則勅監察巡守者，勿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朴提調者，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政不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乃其身不足以端本，約不足以範俗，嚴不足以畏仁，不足愛有不足倚，黜不足懲，進不足勸，公不足服，明不足別，迂腐失名實言。

貌亂厥真。則是官也。特贅焉耳矣。傳曰：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順七年，則又設之。至于今，不裁前職。瑾之亂，嘗議裁是官矣。不可而裁其勑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瑾誅，諸制復故。會某以擯斥搜援，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于已，又懼或失名實亂真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惕若。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撫其人，考徵故蹟，蓋寡過焉耳。卒勃焉若有興者，今旣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也可矣。

王玉 字 諸暨縣人。進士。任翰林院修撰。正統七年始設提學官。王玉首至。

陳璩 字 臨海縣人。進士。任翰林院檢討。正統元年。至。

高旭 字 景泰元年。候官縣人。進士。任給事中。正統元年。至。

李齡 字 潮州人。舉人。由教官歷御史詹事丞。天順七年。至。

夏寅 字 正夫。華亭縣人。進士。歷南京吏部郎中。正統七年。至。

鍾城 字 德卿。當塗縣人。進士。歷大理寺正。由餘事。正統七年。至。

馮蘭 字 部郎中。餘姚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刑部。正統七年。至。

敖山 字 靜之。莘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正統七年。至。

黃佛昭 字 仲昭。莆田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弘治四年。至。

蘇葵 字 伯誠。順德縣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弘治九年。至。

邵寶 字 國賢。無錫縣人。進士。歷戶部郎中。正統十三年。至。

蔡清

字介夫晉江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春至

王秉文

字叔武曹縣人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春至

潘秀

字仁傑江陵縣人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兵部郎中陞副使正德三年冬至

李夢陽

字獻吉廣陽衛人進士歷戶部郎中陞副使正德六年夏至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案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

也聞予言

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

置為廟為堂為齋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

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

五尺民居大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

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嘆曰嗟

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

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相當即不

議

奇

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逖者也。即中科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遡其供贍積費、不償所云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為是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不可畏哉。子既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其土俗於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為有官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為賈毋混處以禍吾儒。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死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繾綣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屨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

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
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
鬼而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
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
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
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
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
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
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空同先生集卷第四十二

文 碑文八首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武鄉縣武君墓碑 太康縣安氏塋碑

真樂翁墓碑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權博施墓碑

勅賜愍節祠碑

碑文八首